

# 客观写实与主观神思的水乳交融

## ——白林中短篇小说集《仰望雪宝鼎》读后

峻冰(四川大学)

一如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七)一文中所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身,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对阿坝作家白林的中短篇小说集《仰望雪宝鼎》(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阿坝作家书系之一)亦可作如是观。

雪宝鼎又名雪宝顶、雪栏山,为岷山山脉主峰,海拔5588米,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境内。山峰终年积雪,挺拔奇伟,峭壁陡立,险峻巍峨。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多被在地人们誉为伟大、崇高、圣洁之象征,藏族乡民甚至尊其为“神山”。无疑,对雪宝鼎乃至于阿坝大地,既写散文、诗歌(曾出版散文集《九寨沟》,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也事小说的白林是熟悉的,因为这是其长期生活、行走、感悟、抒情、神思之地。在某种意义上,写作者已与其观察、抒写的对象融为一体了,作为主体,也作为客体。

白林在《仰望雪宝鼎》一书的自序中这样写道:“命中注定,我要在青藏高原东南边缘一隅消磨自己的这一生时光”“岁月磨蚀的或许是我的青春与热血,但在我的内心却是在渐渐地安静中无比地宽广了起来”“在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之间,我曾穿行于风暴的草

原,暴雨的峡谷,暴雪的夜晚,那是生命赐予我的广大与富有”“穿越历史的天空,每一处村落先民的身影闪现在我的神思中、文字笔下,我觉得自己从小地方正在走向一个宽广的大地方”。诚如是,《仰望雪宝鼎》所辑录的《仰望雪宝鼎》《仰望天空》《简单生活》《北边秋事》《那些无聊的日子》《穆大爷的葬礼》等篇什中,作者将思绪聚焦于他熟悉的边缘、自然、村落与乡野,书写其形态,体味其灵魂,记录着中华民族内部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在《仰望雪宝鼎》的封面上,有这么一段出自作者作品的题字:“风中的雪宝鼎在碧空之中发出了呜咽。使河水的源头地带充满着亮丽的悲壮。啊,这最后的色彩像空中的长虹美丽而易于飘散。”有似于此,作者于书中一方面以客观的视点进行着不无写实色彩的原生态写作,另一方面又以主观观点的自我介入(评价、议论或幽默)不停地打断那些显得可信的故事叙述,使小说在事件的自我陈述中,间有想象、联想、梦境或令人难以捉摸的心理状态的言语说。这显然揭示出作者的内心真实:在拥抱现实的同时,又想挣脱它的束缚,进而以某种精神的、神性的

高度去审视、把握或建构它。其实,这一特色在其散文集《九寨沟》中已有所体现。王开志在《守护心灵的家园——白林散文随笔集〈九寨沟〉读后》(《当代文坛》2016年第4期)一文中曾这样写道:“阿坝作家白林的散文集《九寨沟》以‘九寨沟山水’为母题,以文人视角去打量‘人间天堂’,在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话中呈现了一个‘放逐’文人的心路历程。文人的坚守,文人的担当,文人的情怀尽在那美轮美奂的山水文字中。”

也正因客观写实与主观神思的水乳交融,或者说,作者散文、诗歌、小说的多体裁写作样态,《仰望雪宝鼎》一书的叙事不太注重事物本事、情节因果、性格嬗变的叙述、描写与刻画,更多地是把笔触集中于习惯性现象、事实的精彩片段与典型表征,遂在一定程度上显出碎片化、疏离感及陌生化效果。很明显,这体现出作者对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领悟与运用。具体说来,其鲜明地体现出新写实小说,抑或浪漫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学作品的某些特征。

不得不说的是,白林小说对细节的把握极为准确。作者擅长运用通感、拟人、比喻等散文、诗歌比较常用的修辞,对自然人文环境、人

物形体动作、复杂心理状态加以描述,既带有某种诗意,同时也具有较强的阅读吸引力。如在中篇小说《简单生活》中,他这样描写冰湖解冻的声音:“‘啪啪’。湖面传来冰裂的声音。这声音在冬天的夜晚像是一个孩子,挥动着皮鞭不知疲倦地抽打着飞速旋转的陀螺。”又如短篇小说《仰望雪宝鼎》里,他惟妙惟肖地写出锯杨槐树的情形:“杨槐树在锯子的拉动之中,开始剧烈地颤抖,冠形的树啊,把最后一个秋天最完美的树叶像纸币般抛撒;金色的叶子,在风中纷纷扬扬坠落,锯子还在拉动,锯末从杨槐树根部的伤处均匀地漫涌出来,散发出潮湿的味道。”

当然,之于较为人文化、历史化、厚重化的现实(人物命运、环境风貌、风俗习惯、传统仪式、本土韵味等),主观不断介入原生态写实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因题材亟需被充分的因果或多维建构而使本文显出力所不逮的尴尬,并会自觉不自觉地颠覆读者由人物、故事直达意义的正向审美。之于小说写作,这是需要创作者审慎思考、理性面对且策略性完善的。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 鱼通婚礼闹「花夜」

魏奎德 四川巴中

鱼通片区是甘孜州康定市下辖的一个行政区域,数十个村庄坐落在大渡河沿岸清水绿山之间,除了已保存有上百年的土司官寨遗址外,令我最神往的还有鱼通婚礼上的闹“花夜”。

一月前,一个忘年之交邀我前去参加他的婚礼,地点在鱼通片区捧塔乡新兴下村的新娘家里。我满心欢喜,如约而至。

去年我在康定小住了半年,初知鱼通片区位于康定市东北部,距市区和丹巴县各70公里左右。捧塔乡与其周边的三合乡、金汤乡合称为上鱼通;姑咱镇、时济乡、前溪乡、舍联乡和麦崩乡合称为下鱼通。上鱼通和下鱼通居住着一个族群,他们自称贵琼人,当地汉语方言译为鱼通人。

秋阳照射在逶迤的大渡河上,河面泛起金黄色的鳞片,河谷两岸灰白相间的村寨错落有致,村寨炊烟袅袅,屋前屋后数不尽的柿子树上挂满了橙红色的柿子,在阳光的衬托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好一幅藏乡风情画。

几经峰回路转,我们到达了新娘家里,新娘家所在的新兴下村处在一个大平坝上,坝上栽满了苹果树、猕猴桃树等花果,最令我惊叹的是那棵四五个人才能合围的核桃树,数不清的水果干果悬挂枝头,散发着浓浓的果香。村子里都是族亲,男女老少带着盛装来到了婚礼现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鱼通的婚礼独树一帜,新娘出嫁前的晚上要闹“花夜”。闹“花夜”实际上就是表演节目,每家每户必须要出节目,数量不限,包括新娘本人及兄弟姐妹们,更让我意想不到的还有她的父母要上台亲自表演。节目内容不限,但必须健康充满正能量,民族的、通俗的、流行的,包括抖音里最流行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火红的萨日朗》等歌曲都拍手即来。我被台上的舞蹈深深吸引,这些舞蹈动作幅度较小,自然大方酣畅舒展,有牵手围成圆圈的,有圆圈中穿插其他队形的,其服装的样式和色彩更是颇具少数民族民族特色。他(她)们边舞边唱,舞姿翩跹,歌声悠扬,既刚劲有力,又柔美飘逸。我不禁讨教身边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老人:

“这舞蹈叫什么名字?”  
“叫鱼通锅庄。”  
“你是什么民族?”  
“贵琼人,就是鱼通藏族。”  
“外界所说的锅庄舞是你们特有的?”  
“嘿呀嘿呀(是的是的),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不会跳,节庆婚宴必不可少。”

闹“花夜”还有一个重要环节便是宵夜,族人们要选派威望高的老辈——给客人敬上自酿的粮食酒和葡萄酒,下酒菜是当地合作社自产自销的农家土菜,荤素搭配,大快朵颐。把酒言欢中,我得知这一地区既是藏汉羌彝走廊和茶马贸易交通的交叉地带,又是多元文化交融和层积区域,更加之时光的流逝和形势的发展,鱼通人的思想观念、精神文化等许多方面已经和汉藏等民族融为一体,如婚嫁娶的全部过程就与内地大同小异。尽管如此,许多方面至今还是保留着他们不少的传统习俗,比如闹“花夜”和我的家乡巴中的“歌客”意思相近,内容相同。这使我眼界大开,倍受裨益。

翌日上午结婚典礼结束后,我缓缓地行走在村寨的水泥路上,迎面而来几个鱼通人。我定眼一看,正是昨晚闹“花夜”的几位老人,我打量着他们的装束,只见男子穿青色或黑色长布衫,用布束束腰,外面套着用动物皮加工做成的褂子,用青布缠着大盘头。妇女也穿青黑色长衫,头包方形青色头帕,头帕绣有五彩花边,发辫用青蓝红绒线盘于头帕上。腰间系有围腰帕,上窄下宽,边缘用蓝色绒线或绿色布条做装饰,简直精美雅致到令人震撼!我又向他们请教了:

“你们平时也穿这么漂亮吗?”  
“节日喜庆时是这样,平时劳作要素净一些。”  
“你们的头帕盘得那么大,它有多长?”  
“三丈多吧!”一个老者笑盈盈地给我比划着手势。

我咋舌了!离开捧塔,下山返程,眼目中是银光闪烁的雪山,晴空飞翔的雄鹰,漫山遍野的格桑花,身边大渡河的碧波。脑海中却不断地回放着闹“花夜”每一个醉美场景,连同那洁白的哈达,“扎西德勒”的良好祝福,新郎新娘的甜蜜笑颜,团结文明热情好客的乡亲,盛大筵席上的牦牛肉的浓香,以及我和鱼通老乡们的友好交流,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不消失的美好记忆。

## 烟雨白沙(散文诗)

周鹏程(重庆市)

1  
秋分之后,白沙格外神秘。  
白鹤楼里,雨声滴答,白鹤楼外难分清晨与傍晚,烟雨朦胧,秋风惆怅。

从一场早已忘却的梦中醒来,窗外已是千帆待发。  
烟雨中的长江在这里亦被幻化成平湖。虽无海的辽阔,却也不缺海的气场。江上一片汪洋。

而此时,与长江挽手,近在咫尺的驴溪河畔特别安静,几声鸟鸣,几声叹息。  
一个人孤独的行程,是否也像江上的帆船不知去向?

2  
白沙不止千年之远。  
古街的皱纹那么深,古树的胡须那么长,古庙的钟声那么悠,古吊脚楼的脚那么细……它们与时间做了怎样的交换?

青石板,古镇的骨头,瘦骨嶙峋。  
当我伸手去抚摸那些残缺的骨头,我看见了时光之剑悬挂在崭新的路牌

3  
天地恢宏英雄气,战鼓激越催征帆。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革命圣地西柏坡,五大书记山野居。政策策略是生命,全心为民不改初。党把土地给人民,人民把命交给党。棉被改为担架垫,尺布送去做军装。  
一代伟人毛泽东,指点江山起宏图。

4  
大地逝去,受伤的心正在平复。  
水,有时滋养,有时凶猛;有时似羊,有时如虎。

上,青苔重重,伤痕累累。  
涅槃之叶任凭秋雨摧打,凄厉声落到心底。

5  
繁华藏在烟雨里。  
滨江路上,一座大鼎,见证白沙百年商史。远眺细雨中的一座城,分外妖娆,扑朔迷离。

邓氏望门的传奇故事在秋风秋雨雨继续演绎。  
烧酒飘香。  
依然如诗;十里烟笼五百家,远方人艳酒推花。略阳路远茅台台,酒国春城上白沙。

另一座“城”迅速崛起。白沙在成功的路上快马加鞭,盘算在影视领域里插上的一面叫做白沙的旗帜。  
一切,只是为了老重庆的记忆。

6  
大潮退去,受伤的心正在平复。  
水,有时滋养,有时凶猛;有时似羊,有时如虎。

朝天嘴的嘴已经堆满泥沙,艰难呼吸。

那是白沙最后一次受到水的伤害。住在江边,一定会得到江的馈赠,也一定会得到江的惩罚。

无数洪水过后的垃圾正在清理,无数鸟巢正在烟雨中重新整理伤痕。  
江边壮阔的风景包容了些许狼藉。

码头依在,只是曾经的繁华还在回家的路上。

7  
都散了。各自回到中秋的月光里。只有一滴水雨留下。  
他想融到另一滴水水里,另一滴水水已成千年之泪,在黑石山,结晶。

一滴雨水在守望白沙,白沙却在守望烟雨朦胧的自己。  
烟雨中的白沙,涛声起伏。

8  
唯一的一朵花在烟雨里绽放。胆大的花。不一样的花。散发浓香的花。湿润。柔软。  
一滴水与一朵花在烟雨里默默,在时空中旋转、结拜、相依为命。从此,白沙孤独的夜晚,有了力量,有了纯净,有了坦然。

9  
守住冰凉的夜晚,也要期待雨过天晴的明天!  
烟雨白沙,白鹭成群飞。

## 人民力量大如天

### ——观总政话剧团政论体话剧《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有感

赖文毅(甘肃兰州)

手握千秋史,雄兵百万吞如虎。笔端理论似火炬,照彻九州风雨路。统帅意志坚如铁,革命到底不容歇。将帅协谋巧运筹,三大战役破敌首。独立自主党之魂,实事求是信心由。直将剩勇追穷寇,江山多娇红彤彤。  
观罢话剧心潮涌,掌声如海惊雷动。

穿越时空融中外,横贯古今思路宏。一切历史当代史,贤哲格言须慎终。如何破解周期率,导师指引大道行。警钟长鸣“两务必”,振奋发聩道理深。党的生命在创新,党的力量在人民。失道寡助千古理,得道多助人民心。中华航船避沧海,长风万里破浪行。

## 如流星一般的相遇(外两篇)

何一东(四川成都)

清晨,我常常沿着锦江河边步行上班。清新的空气、湿润的树叶、欢快的鸟鸣,都会让我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并滤去心中的杂质。如果再年轻一些,我会对着霞光满布的天空,举起双臂大声地对自己说:加油吧,新的一天!

不知哪一天,她出现在我的视线——青春靓丽,头上简单漂亮的马尾辫,随着步伐的前行而轻盈地电动,一双眼睛看过来,明亮而蓄含笑意。

多遇见几次,我发现她也在我单位附近上班,半个小时内的路程,走路正好。无意之间,有个“路友”前后同行,走路也成了一种愉悦。

四季不断变幻着颜色,马尾辫的她也不断变化着穿着,无论是多彩飘逸的长裙,还是大红高领的毛衣,都让她窈窕的身材与众不同!

我会近距离看到她施的淡妆,看到涂的不同颜色的口红,看到她长长卷翘的睫毛,看到她睡了好觉的容光焕发,看到她休息看不到黑眼圈,看到她涂的彩色指甲油……  
有时,也不会有遇见,波光粼粼的锦江依旧,而我,却有淡淡的失落,我会回首张望,期待她的身影,还有那灵动的马尾辫,出现在我的身后……

后来,我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她,或许,换了工作单位吧?其实,我也不知她姓甚名谁,也

没有勇气,在相遇同行的路上去“搭讪”。尽管我通过她若干次的对视,还有友善的微笑,知道可能有这种机会,去开启友谊的瓶盖。但最终还是再年轻一些,我会对着霞光满布的天空,举起双臂大声地对自己说:加油吧,新的一天!

幸福的笑脸  
和一帮要好的朋友相聚,其中有好几位都是容光焕发,比实际年龄年轻。他们有一位贤惠的妻子,基本把家务包干。这样,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比如写作、画画。于是,有人很羡慕,开始倒苦水,说自己的老婆则相反,什么也不做或什么都做不好,一副半真半假、甚为追悔莫及的模样。

我笑道:“那你也可以做嘛。”  
对方回答:“我做不来,但即便做得来,这也该女人做啊!”  
我不以为然:“其实做饭和家务,都应该会,都应该分担。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个男人,老婆愿意做是一回事,你愿不愿意分担又是另一回事。家庭的和谐幸福,不是要成全一人,牺牲一人。当然,工作性质特殊的除外。”

生活中,我喜欢去菜市场挑蔬菜,去专卖店购买肉类。有时候会“斤斤计较”,比如买虾要沥干水,买带鱼要叫老板取了塑料袋袋,我不在乎对方心里怎么想。既然每月的工资一分不多,那么,过日子肯定要精打细算,男人,这个时候不需要诗情画意,而是要擅长“非虚构”。而且,会买菜,举手投足间,也会让不懂挑选的年轻女孩点赞。顺便,再教教她们如何不被菜贩肉贩鱼贩“宰”上一刀。

回到家中,在厨房里“自弹自唱”一通,忙了、累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令家人胃口大开,看着他们幸福的笑脸,自己也颇有成就感!

所以,男人还是应该会一些厨艺,会做,愿意做,而不是当大老爷们。

### 一杯茶的时光

多年前,我还在沙河铺邮电学校上班,离李劫人先生的故居(蓼蓼)近在咫尺。周末,尤其是寒暑假,经常去故居喝茶。或朋友几人,或一个人,一杯盖碗茶,一把竹椅,就可以消磨半天或大半天的时光。反正是单身汉,没有家务所累,潇洒得很。

那时的劫人先生故居还没有改造扩建,显得有些冷清。外面是一个小堰塘和小块的农田,杂草丛生。堰塘的水并不流动,风吹过,死水微澜;小鱼、翠鸟、青蛙、癞蛤蟆等是这儿

### 江城子 重阳

乾坤旋转又重阳,枫如火,月如霜。  
一杯菊酒,凝眉思故乡。  
情系家国情潮涌,  
忧与愤,自难忘。

人近老年志犹壮,鬓毛衰,又何妨?  
剑海科山,医路啸歌扬。  
欲将肝胆作舟楫,  
追梦去,仰佛光。

### 打捞记忆的月影

沉没在思念中的记忆  
是秋水中的月影  
朦胧又清晰  
可望而不可及

笼子里的爱情  
镌刻着飞鸟的离别之吻  
凄美而纯真  
瞬间成为永恒

大虚幻境的邂逅  
是上帝安排抑或魔鬼的诱惑?  
幸与不幸  
皆化作歌吟

每周一星

## 且听风吟 莫负好时光(外一首)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高一12班肖雯文

阳春三月  
虽未下得江南  
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却也在棠中湖畔  
寻到青青的杨柳岸。  
湖面澄明如镜,树影婆娑  
桃花灼灼盛放  
静静的漫步其间  
被温柔的微风醺醉  
润物无声的书香气浸染  
看一缕缕翠色被跳跃阳光唤醒  
我为你沉淀在物物生机里的细腻打动  
这是“静学问道,天下关怀”不变的初心  
这是一代又一代师生和而不同,各美其美  
我深深地为你的厚重沉醉  
你孕育着的希望使得春色长驻,流光盘桓。  
旭日初升的学子们  
将青春和美好留在这片土地上  
年复一年镌刻下经历过的风雨和欢笑  
留下自己的足迹  
一路走来,在春光里倾听风吟  
你听,春风在吟唱  
吟唱着桃李满天下  
吟唱着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

### 遇见

世间一切皆是遇见  
正如  
山岳遇见巍峨  
流水遇见潺潺  
正如盈盈眉眼  
遇见天地匆忙一瞥

而此刻  
西楼的梧桐  
遇见空空的残月  
与朋友离别的一瞬  
我刚好柔肠百结

自在逍遥的主人。  
那个时候,比邻的川师也有一些女生前来劫人故居喝茶,其实,她们是以喝茶之名,寻一清静地方看书学习。有一位女生,很清秀,常常独自来喝茶看书。我瞥见她看的是哪些文学名著,有《基督山伯爵》《廊桥遗梦》《简·爱》《老人与海》等。

那时,我也是个“文青”,一个人喝茶的时候,也会拿一本从学校图书馆借的名著来看。有一次,我和她坐得很近,便以谈文学而自然地和她聊了起来。这位姓唐的姑娘果然是中文系的,我们有不少共同语言。

后来,我和她约会会起来,次数也不太多。有时候,骑着擦得锃亮的自行车,很快就到了女生宿舍大门,然后有点小得意地等她,然后,来到大操场的草地,并肩而坐,继续文学的话题,有时候,还会就某个作家的写作小争论一下。

最后一次见她,是晚上在川师图书馆外面的小树林。突然就下起了暴雨,我们跑到图书馆那里躲雨,彼此就拥抱在一起,这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雨水打湿了我们的脸,我看到她眼睛里有泪光……而我,也很伤感。青春,总是美好而遗憾!

## 何生诗歌两首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